

早年的章太炎与西方“格致”之学

熊 月 之

“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气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而余与精舍诸君子犹碌碌焉抱遗经而究终始，此叔孙通所谓鄙儒不通时变者也。”这是俞樾在《诂经精舍课艺》序言中的一段话，写于一八九七年。由此似可推想，诂经精舍的高墙深院，已把那举世争言的西学无情地隔在外面，那段时间正在精舍肄业的章太炎可能还不知西学为何物。章太炎日后夫子自道：鄙人少小时候潜心研读国学，“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这两段话似乎可以说明，章太炎在甲午以前尚未接触西学。人们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膏兰室札记》的问世，推翻了这一看法。它向人们展示，章太炎在甲午以前，已经广泛地涉猎了西学，对某些问题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膏兰室札记》是章太炎在诂经精舍的读书札记，今存三卷，写于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三年，收在《章太炎全集》第一卷。它是章太炎对《尔雅》《易》《论语》《管子》《庄子》《淮南子》等五十来种古籍中部分词句文义的考释记录，凡四百七十四条，长者千余言，短仅几十字，每条均先列原文、传统解释，然后提出己见。其中谈及西学的共四十一条，卷一有一条，卷二有二条，卷三有三十八条。

这些札记征引的西书有《几何原本》《谈天》《天文揭要》《地学浅释》《格物探原》等。《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共十五卷，前六卷在明代已由利玛窦、徐光启译出行世，后九卷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续译，具体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笔述，有江南制造局排印本、上海石印本等多种版本。《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The Outlines of Astronomy)，英国著名天文学家侯失勒(J. F. W. Herschel，今译约翰·赫歇尔)著，先由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一八五九年在上海出版，其后徐建寅又把到一八七一年为止的最新天文学成果补充进去，于一八七四年增订出版，凡三册十八卷。此书对太阳系构造和行星运动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和行星摄动理论等均有叙述。《天文揭要》，美国传教士赫士(W. M. Hayes)口译，

周文源笔述，凡二卷十八章，原系赫士在登州文会馆为学生编的天文学教材，内容“取泰西诸天文书，采其粹精，揭其体要”，主要取自路密司的《天文学专论》(Loomis: TreatiseOnAstronomy)，涉及天体运行、天体演化、天文仪器等学说。

《地学浅释》，原名《地质学纲要》(ElementOfGeology)，英国著名地质学家雷侠儿(CharlcsLyell，今译莱伊尔或赖尔)著，美国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一八七三年江南制造局出板，凡八册三十八卷。此书译出后影响很广，有些学校将它作为教材，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曾手抄过此书。《格物探原》真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编，由广学会出版，凡六卷四册，书中大部分篇幅宣传宗教神学，小部分篇幅介绍自然科学方面的通俗知识，涉及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理学、化学等。

这些书或由江南制造局出版，或由广学会出版，总之，都是上海出版的。上海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益智书会等编译、出版西书的机构相继成立，以声光化电为主要内容的西学被不断介绍进来。一八八五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雇员、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开办一丹名曰格致书室的书店，专售各种图书、期刊，其中包括大量的汉译西书，到一八八八年，它出售的图书已达八百七十八种，其中外国作者写的有六百五十种。格致书室在全国很多地方如北京、天津、香港等设有分销处，诂经精舍所在地杭州也有一个分销处。章太炎所读的上述西书，很可能就得自杭州分销处。

综观章太炎谈及西学的四十一条札记，可以看出，甲午战争以前，章太炎比较感兴趣的西学内容，主要有地圆说、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衍化学说和物质结构学说。

对于地圆说，章太炎谈得最多。《庄子·天下》篇记载了惠施一段思辨性很强的话，章太炎认为其中不少都与地圆说有关。惠施说：“南方无穷而有穷。。章太炎以地圆说解释：大地呈球状，南北方向如环无端，故曰“无穷。；但是寒冷至极的冰海又在事实上阻碍了人们通行，所以又是“有穷”。惠施说：“日方中方睨(斜)”。章太炎解释说这句是从地圆说出发的，“赤道下日中，太平洋日睨。东半球之昼，西半球之夜，故曰日方中万睨也”。惠施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章太炎解释说：天为一圆球，地为一圆球，“圆球一大一小，度数相

合”。所以“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有两层意思，一是“其在地面，一坳一突，薄若桔皮，本

无足数”，二是“山高至十五里止，海亦深至十五里止，对面有火山，则本处海必深”，山之突，泽之坳，相抵则均，“是曰平也”。惠施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传统的解释是“天下无方，所在为中”。章太炎从地圆说出发，认为真正的天下之中央，应是地球的中心点，即赤道下的球心，这个点距地面尚有四千余里，人根本无法到达，就球面而言，可以说任何地方都不是中央，也可以说都是中央，因此，燕之北、越之南无处不可。

《管子》与《淮南子》都有“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说法，章太炎也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地圆说的一种表现。他认为《管子》等书所说的是地球直径，以圆周长九万除以圆周率，正好得二万八千多。至于南北长二万六千里，因为地球呈椭圆柱体，东西长而南北短，所以二万六千差不多。近代地理学认为地球长短径之比为二百六十六比二百六十五，《管子》所记为二万八比二万六，两者比率相差颇大，章太炎认为这是“当时测算不同”。

章太炎这些论断有明显的牵强之处，因为迄今还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中国已有东西半球的概念，《管子》中已有地圆思想，更无法证明所谓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不是对四方之地的四至臆测，而是对地球长短径实际测算的结果。但章太炎的漫法也并非全无道理，有很多解释都可以自成一说。一九七五年以来，天文学史研究者已综合惠施上述“南方无穷而有穷”、“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和“天与地卑”等命题，普遍认为“惠施对于大地之为球形，是有了初步的认识的”，惠施的“南方无穷而有穷”一语，“只能理解为大地是球形，才有确定的含义”，有的还认为“惠施的地是球形的思想，可与亚里士多德媲美”。章太炎在上一世纪已作出与此类似的论断，不能不承认他确有识见。地圆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古老而又新鲜的问题。大地是什么形状？周秦以前最为通行的看法是天田地方。直到近代，哥白尼日心体系被介绍进中国以后，地圆说仍遭到不少人怀疑。章太炎对地圆说不但坚信不疑，而且注意到中国文化宝库中发掘有关的资料。这，只有象他这样既采纳新学、又深谙旧学的人才可能做到。

地圆说在近代中国，其影响远远超出地理学的范围，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

的中国中心论，为破除“内诸夏外夷狄”之类轻视外国的传统偏见提供了理论依据。湖南维新志士皮嘉佑接受地圆说后，作《醒世歌》内云：“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顽固派群起攻击，斥之为“邪说”。这表明了地圆说对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强烈震动。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自我形象撕破了，“天朝。的虚骄架子当然得放下，于是，认真看待别国的意识得以确立。地圆说成了确立人们近代世界观念的理论。章太炎正是以地圆说为起点，定出了中国中心论的传统樊篱，从世界范围认识中国，也从世界范围看待别国。他明确否定了中国中心论。他说，《管子》中所云天下之朝夕不可定，“即天下之中不可定也”，所谓不可定，因为“天地之中在赤道下，而中国偏于东北，果当以赤道下为中欤？抑当以中国为中欤？未可决也”。他日后在《炉书》中更明确地认为，中国并不在大地之中，也不是唯一文明的民族，“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

二

天体演化学说是章太炎关注的又一内容。

《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一段话：“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章太炎认为这种关于天地形成的论断，“早符西人之说”。他援引《格物探原》《地学浅释》等书中关于地球形成的理论，对这段话加以新的解释。他说：“气益下益重，益高益薄，故曰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地本为一火球，屡次进裂。每进裂一次，即更一世。每更一世，即有一世之草木。初世之草木尽变为煤炭埋于地中，次世之草木则备大禽大兽之所食，三世之草木则备众禽众兽之所食，渐至今世，则蔬菜瓜果树木花草无一不备，这就是“天先成而地后定”。《淮南子·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熾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章太炎认为这正是：地球进裂更世时的情景。地球本一火球，后来球面冷凝成壳，壳即为石，壳上有水，后又进裂，再凝为石，所以火不灭、水不息。章太炎接受了近代地球形成说，对中国古代关于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山，导致天柱拆，地维绝的神话便完全不信，认为那是“自古相传荒唐之说，。

其根源大概是由于地球进裂，古人百思不得其解，疑为神人触坏，故有是说。这是以近代科学来解释神话。

值得指出的是，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就在“清阳者薄靡而为天。这句话前面，有这么一段话：“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漏漏，故曰太始。太始生虚霏，虚霏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这是一种典型的虚无创生论，它与近代的天体演化理论显然相悖。章太炎在札记中，将此段舍去，摈弃了它的神秘的唯心部分，而把“清阳者薄靡而为天”抽出来，用近代科学对其加全新的解释。这其实已不是《淮南子》的原意，而是章太炎的改造。这种改造，反映了章太炎唯物主义宇宙观的意向。

章太炎对这段话舍而不论，因为他从根本上不同意这种虚无创生论。他在另一条札记内写道：天由气积而成，古人已知之，但未明言其旨趣，如果认为天自有气，为万物之元，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说法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太阳、恒星、行星“皆受气于天，天气当较万物为厚，而愈近天则气愈厚，愈远天则气愈薄”，可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恰恰相反，在地球上，“愈高而气愈薄”，由此可见天必非派生万物之元。章太炎又以近代天文知识对“天为积气”这个古老的命题作了解释：恒星皆日，其旁皆有行星，行星皆如地球一类，因此，“凡地球不知恒河沙数”。每一地球，皆有空气，自空气中望外，不甚了了，这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蒙气，“合无数地球之蒙气，望之则似苍苍者，斯所谓积气，斯所谓天，仍皆地气，非自成一气也”。这就破除了对天的神秘感，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化生万物的有意志的天。的存在。

化生万物的不是神秘的“天”，那么是什么呢？章太炎依据近代科学，对此作出了解释。他援引《谈天》《天文揭要》等书，说明：“地面诸物，无日之光与热，则不能生动，气非热则永静而不成风，雷电亦由热气所感动”，植物靠水土，动物食植物，亦互相食，“然无太阳之热则不生”。草木成煤以资火化，海水化气，凝为雨露，为泉泽江河，地质为风雨侵削，沙泥随流水迁移，火山爆发，海啸发生，“推其原皆日为之也”。月亮的运动，潮汐的变化，对于地质的变化，对于某些生物的生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远没有太阳的影响大。他认为，《管子·白心》中“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一语，正是说的这个意思。

章太炎这些关于天体演化的学说，很大部分取自《格物探原》。就在这部《格

物探原》中，韦廉臣在介绍了近代天文、地质、生理学知识之后，紧接着便大谈基督敦教义，宣传“上帝必有”、“上帝唯一”、“上帝至大”、“上帝全能”、万物俱系“上帝创造”，其篇幅竟占全书六分之五。章太炎在吸取了书中科学成分以后，对书中侈谈的上帝。不但完全不信，而且予以坚决的驳斥。他说：“天且无物，何论上帝！”

章太炎关于天体演化札记的主要内容，后被扩展为《天论》(收在《书》初刻本)和《视天论》二文，并特别加强了对“上帝创造万物。说的批驳。

神秘的天道观，在中国历史上，本是君主专制的护符，也是种种迷信的渊藪，君主称天以威临海内，臣僚倚天以欺压庶民，庶民信天以自相蒙蔽，事成则以为天命所归，事败又以为天之亡我，这不仅加强了君主专制的神圣色彩，而且严重阻碍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到了近代，这种天道观越发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和历史前进的障碍。章太炎否定神秘的天的存在，否定上帝的存在，这就从根本上拆毁了天道观的台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二十世纪初，章太炎有力驳斥种种迷信的、先验的天命观，大声疾呼，进行反清革命“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近代天体演化科学知识，已经成为他进行民主革命的立论基础了。

三

生物衍化学说是章太炎关注的第三项内容。

《庄子·至乐》云：“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传统的解释是：腐竹里生出竹根虫青宁，青宁虫生野马，野马生马，马生人，人死后腐烂，又进入那微妙的变化之中。章太炎对这段话作了新的解释：青宁即微生物，程是微生物所积而成；马是野马，野马即空气(他根据《庄子·逍遥游》等篇的注释中“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断定野马即指空气)。章太炎说，所谓“马生人者，人非空气不生也。人之炭气复归于空气，人之骸肉复反为微生物，故曰人又反入于机”。

当然，章太炎旁征博引弯来绕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转的，这就是近代的生物进化论，意在说明，高级动物是由低级动物进化的，人是由微生物进化来的。

对此，章太炎在另一条札记中也有发挥。《淮南子》中有一句话：“诲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章太炎征引《后汉书》等书，认为。若菌。是古代西南人对居住在若水边上人们的称呼，“菌”就是“人”。为什么要将人呼为“菌”呢？章太炎在札记中没有细说。几年后，他把这条札记写进《菌说》一文，同时明确认为，所以呼人为菌，因为动植物之间本无绝对的界限，人是由细菌变的。

《格物探原》等书介绍了地球生物卫化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上古之时，大地上火不灭，水不息，水温很高，他物不生，只生海草蚌蛤之类。后来出现了陆地，水亦渐冷，而鱼类始生。此后地球内外妥协，万物齐备，“人始生焉”。就是说大地上的生物，是先有海草之类，再有鱼类，最后才有人。章太炎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淮南子·览冥训》中所说往古之时火不灭、水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的情形，与西人所云暗合，“西人言此为格物之极功，而淮南八公已能言之”。

近代地质学和生物研究表明，生物的衍变，与气候、地理等条件的变化关系授大，“一处之生物，古今不同，时时有新生之物，亦时时有绝灭之物”。章太炎认为此说很有道理。他援引《地学浅释》中关于扯拉草古今变异，某处现无松栗树而发现了松栗化石的事例，说明“草木古今不同，亦各处不同，或古此有而颇无，或今此无而彼有”，一切都是可以变异的。《管子·侈靡》中有“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一语，章太炎认为这短短一句话，讲出了一个很深邃的道理，与《地学浅释》所言吻合。他还认为《周易》言“天造”必云“草昧”，言天地变化必云草木蕃，都是讲生物变化与环境的关系。

与生物进化论联系在一起，《地学浅释》述及了近代西方以生产工具的逐渐发展标志社会逐渐进步的历史进化观。这种理论根据在深浅不同地层发现石刀、铜刀和铁刀的事实，认为石刀、铜刀、铁刀分别代表人类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不同文明阶段。章太炎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通过分析化石的成份，可以验明天地的“期运”。他后来在《口书·原变》等文中，沿用了这种进化观，并证之以中国古籍的文字记载。

生物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系统传播是甲午以后的事。甲午以前，虽然《申报》《格致汇编》等报刊、《地学浅释》《西学考略》等西书已不止一次地谈到生物进化论，达尔文、拉马克的大名亦已在中文书刊中出现，但总的说来，这类知识

的介绍是零星的、片断的，且有几分歪曲(主要由于传播者传教士的因素)。在甲午以前的中国知识界，了解、接受生物进化论的人并不多见，康有为算一个，上海格致书院几个青年学生在课艺中也简略谈到了。而接受生物进化论并用以诠释中国古籍中生物变异问题的简直是凤毛麟角，章太炎应算是其中的杰出者。

章太炎在甲午以前对生物进化论的理解并不深刻。他知道生物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发展与环境的变异有关，但变化的内因是什么，变化的具体过程如何，变异性与遗传性的关系如何，渐变与突变的关系如何?这些他都没有述及，但是，随着甲午以后进化论的系统传播，随着物竞天择与中国救亡问题的紧密联系，随着对进化论的全面理解，章太炎一一作了回答，这在他戊戌以后所写的《菌说》《原人》《原变》等文中随处可见。

四

物质结构学说是章太炎关注的第四项内容。

《淮南子·仿真训》中有一段话：“夫秋毫之末，沦于无间，而复归于大矣。芦苻(芦苇薄膜)之厚，通于无，而复反于敦庞(极厚)。若夫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四达无境，通于无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袭微重妙，挺桐万物，揣凡变化，天地之间，何足以论之。”章太炎认为“此即精求原质之理也”，这是古人在深入研究物质结构问题。他依据近代关于化学元素、原子结构等知识，认为这里所说的“即阿屯与够鞅也”。阿屯，atom，即原子，十九世纪科学认为原子不可再分，其小无内，所以章太炎说“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就是指原子。原子虽小，但合原子即成分子，轻(氢)一养(氧)八合成水，磺气凝结为磺。分子也是极小的，但聚无数分子则成大物，故曰“复归于大”、“复反敦庞”。

□□，ether，后来通译为“以太”，原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出来的一种媒质，十七世纪后为解释光的传播，以及电磁和引力相互作用现象而被重新提出(今天它已是陈旧的概念)。十九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普遍接受了“以太”这一概念。章太炎认为，以太能通内外五星诸世界，所以说“四达无境，通于无圻”，玻璃等物也不能挡住以太对光的传播，所以说“莫之要御天遏者”。

章太炎认为，《淮南子·天文训》中“太始生虚霏，虚霏生宇宙，宇宙生气，

气有涯垠“，也是讲的以太。不过，他对以太的性质又作了一个规定。既无穷，又有穷。就其可以“通于内外五星诸世界”而言，是无穷的，然而内外五星诸世界亦有轨道，也有穷尽，从这点上说，以太“亦有穷尽”，《淮南子》所说“气有涯垠。正是这个意思。这其实是章太炎自己的意思。对于以太是有限还是无限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西方并无明确界说，中国近代学者的看法也很不一致。从章太炎对以太“亦有穷尽”的说法，可以看出他给以太以物质规定性的思想意向。几年后，他在《菌说》中，便明确认为，以太也是一种物质形态，“不得谓之无体”。尽管二十世纪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以太并不存在，但章太炎对以太的这种物质规定性，却反映了他当时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章太炎还以近代物理、化学知识解释古籍。《庄子·天下》载惠施语：“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章太炎认为这段思辨味道十足的话，用近代物理、化学知识很容易解释：“空气愈高愈薄”，体积愈大，没有边际，这是“至大无外”；点小到原子就不可再分，这便是“至小无内”。令人惊异的是，章太炎对惠施“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的理解，竟与现代科技史研究者对惠施这段话的理解如出一辙。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中国化学史话》写道：“我们可以猜想，他(惠施)的‘大一’相当于近代所谓宇宙吧!他的所谓‘小一’又相当于什么呢?从化学角度看，‘小一’可能相当于分子或原子。”

与物质结构学说相关联，章太炎对近代光学、声学、生理学也有一定了解。《庄子·天下》载惠施一句话：“目不见”，章太炎用近代生理学对此加以解释：人的眼睛如透光镜，若审视一物，其物体形状必收聚于筋网(视网膜)，也就是物体各点光影聚于筋网上一点。如果两物离眼睛有远近，则两物不能同时在视网膜上成像。物上有光，则光与物能同时见到，这是因为物影藉光以聚于筋网。这里，光的作用自然重要，但眼睛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一定要说“目不见”，那是惠施这类名家过份强调光的作用的片面之词，完整的说法应当是“目非光不见也”。章太炎这个解释，既注意到光的作用，更强调眼睛的功能，确此原来命题完整。惠施还有一句话：“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对此，章太炎用光学原理来解释：眼睛能暂留光点，故以光点旋转成规，视之则为一大光圈，而不见质点之离移。以速度极快之炮弹，在暗空中打过，忽发电光，即见炮弹在空中，若有不动之状，镞矢之说与此同理。炮弹、镞矢实际在不停运动，而人视之如不动，

所以“谓之行不可，谓之止不可，故曰不行不止也”。《淮南子·□形训》云：“日中无影(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章太炎声学原理对此作出解释：天地之中，即指赤道。在赤道，春分、秋二日日中时立竿便无影。声音是由空气传播的，空气有厚薄，传播速度便有快慢，在赤道一带，温度很高，空气极薄，传声甚滞，而且赤道之北常有北风，赤道之南常有南风，两风夹击，回响自散，故曰“呼而无响”。章太炎之说是否古人原意并无证验，但其据自然科学知识而作的解释，自也言之成理。

此外，章太炎在札记中也提到了西方政治制度。《晋书·四夷大秦传》记大秦(罗马帝国)制度：“若国有灾异，辄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章太炎加案语说：“近日泰西民主即此。”这里，重要的不在于章太炎的解释恰当与否，而在于这种事实本身。它表明章太炎在甲午以前对西方政治制度已有粗略了解。一八九七年，章太炎读《佐治刍言》，如醉如痴，大为叹服，自称“魂精泄横，恐然似非人”，表明他此前尚未系统接触西方政治学说。

对于《膏兰室札记》，章太炎日后自我评价并不高，认为那是少年气盛之作，多穿凿附会失其本意，有价值的大概十分之五，但他对其中涉及西学的部分却自视颇高。他曾将札记寄呈谭献，请其指正。他在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八日致谭献书中，称自己在考释《管子》《淮南子》等书文义时，“近引西书，旁傅诸子”，对于《庄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一段话，更是“傅以西学”，分条疏证，“较前说为简明确凿矣”。他一向视谭献为师，对着师辈说自己的札记“简明确凿”，可见他对这些札记还是比较满意的。一八九九年章太炎在台湾，又将这些西学札记，以“东方格致”之名，在《台湾日日新报》陆续发表，于此亦可见他对这些札记的自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章太炎早年接触西方格致之学的情况，可以得出这么几点看法：

首先，章太炎在甲午战争以前，在诂经精舍读书之时，已经较为广泛地涉猎了西学。他已不是一个只知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的粹然儒者。

其次，在章太炎的那些西学札记中，有不少卓识，不少见解与现代科技史研究者的论断吻合，有些解释至今还值得科技史研究者珍视。

第三，章太炎崇奉西学，但并不是全盘照搬。他读《格物探原》，吸取其中

科学成份，而排斥，否定其中的“上帝万能”“上帝造人”说。他熟谙中学，以西证中，对一些古老的命题作出全新的解释，但也不是凡中皆对。

第四，章太炎早年接触的西学，对他日后思想发展、学术成就有很大影响。《膏兰室札记》涉及西学的四十一条札记，至少有三十五条被他吸收到名著《炉书》及其他文章中。生物进化论启导了他的社会进化思想，物质结构学说则奠定了他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基础。

第五，章太炎国学根底厚实，以西证中的方法使他能够从传统文化中发现那些被人忽略的珍宝。但由于他对中学的偏爱，由于传统文化的先入为主，以西证中的方法又容易使他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估价过高。一九〇六年以后他宣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大讲国粹，晚年更粹然成为儒宗。他没有成为严复、梁启超那样宣传西学的启蒙学者，而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这与他早年研究西学的方法不能说全无关系。